

《〈唐诗三百首〉里的那些诗人们》(十七)

丘为：兴尽方下山，何必待之子

○王云帆

“酒债寻常行处有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活了58岁的杜甫同学曾经这样不无感慨地说。

如果给唐代诗人排个“长寿榜”，你认为谁最能活？

是写下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那位“老顽童”贺知章吗？不是，老贺活了86岁，也相当不错了。

是顾况吗？也就是揶揄白居易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”的那位？也不是，顾况活到94岁，能排到“亚军”。

告诉你吧，他就是丘为，足足活到96岁，当之无愧的NO1。

丘为，大约出生于694年，字、号不详，苏州嘉兴（今浙江嘉兴市）人，和郭靖的开手师父“江南七怪”是老乡。他似乎是个不刷存在感的人，也似乎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，只把几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做到极致——第一、孝顺，第二、执着，第三、低调。

丘为的母亲死得早，他后来和继母一起生活。

不管是古今还是中外，继母似乎都不是个光彩的角色。小时候看童话故事《白雪公主》，只要继母一照镜子，我就替白雪公主担心。有时候睡梦中惊出一身冷汗，醒来后暗自庆幸自己有个亲妈。

《鹿鼎记》中，贼兮兮的韦小宝经常用来拍康熙皇帝马屁的“鸟生鱼汤”（尧舜禹汤）中的舜也是常被继母欺负的“受气包”。舜的父亲是个瞎老头，眼瞎心也瞎，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后妻，生了个叫象的宝贝儿子后就开始嫌弃舜，合伙伙来把舜往死里整：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，从下面纵火，舜手持两个斗笠当翅膀飞了下来；让舜掘井时，却抛土填井，舜从井侧掘了条地道逃脱。瞎老头一琢磨，这是打不死的小强还是传说中的王者不死？从那以后对舜改变了态度，继母也不敢再下毒手。

还有“二十四孝”里的王祥，他的继母也是个狠茬儿，大冬天的想吃鲤鱼，那时候没有卖“洗澡鱼”的，害得小王祥只好去“卧冰求鲤”。

丘为的继母应该是位慈祥的母亲，因为母慈儿孝的动人事迹感动了天也感动了地，他们家的屋檐底下竟然长出了灵芝。这可是难得的祥瑞！要搁到现在，疯狂的自媒体人为了蹭流量，还不把他家门槛踏平？

也许灵芝还真是给这对母子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，丘为都80多岁退休了，他

的继母还身体倍棒、吃嘛嘛香，一点儿毛病没有。朝廷给了他当领导时工资的一半作为退休金，等到继母去世后，按当时政策规定，丘为就不应该再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了。还是时任浙江东西道观察使的韩滉办了件好事，他认为朝廷给退休的官员发放退休金，就是为了好好赡养年老的臣子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，不给待遇是让人寒心的。所以，只是取消了丘为的“福利”——春秋两季的羊和酒。

也许人们对韩滉没有多少印象，但他那幅《五牛图》可是中国绘画史上无可争议的传世名作，甚至可以称之为镇国之宝。

都说孝敬父母的人运气一般不会太差，这话对丘为也不例外，虽然屡战屡败，但他屡败屡战。据说这个“屡”数到第6次的时候，丘为终于在天宝二年考中了进士。

不像现在的高考，每年6月份都要举行，唐代的进士科考试是3年才举行一次。这样算来，丘为“陪跑”了近20年。

这也太笨了吧？打住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根据徐松《登科记考》统计，唐朝享国289年，进士开科266次，进士及第6442人，而参加过进士考试的人数大约50万，平均每科仅录取进士24人。极低的录取率，其难度大致相当于今天高考考进了“985”加上“国考”考上了热门的公务员。很多读书人到老死那天也不一定中举。所以，有一首诗这样写：“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！”

考了6次才“上岸”，我们应该为丘为不服输的倔脾气点赞。

慕母潜“复读”的年头比丘为少多了，却成为千年有名的“落榜生”，还不是因为王维写得那首《送慕母潜落第还乡》入选了《唐诗三百首》嘛。其实，王维也安慰过“超级落榜生”丘为，题目是《送丘为落第归江东》：

怜君不得意，况复柳条春。
为客黄金尽，还家白发新。
五湖三亩宅，万里一归人。
知弥不能荐，羞为献纳臣。
这意思是说：

我为你又一次落榜而叹息，就在这柳条新绿的初春；

你来考试把钱都“透支”了，回家时只落得白发添新；

好在太湖边上你还有三亩的田宅，但路途上只有你孤孤单单一个人；

我知道你能力很强，但却不能向上推荐，很惭愧啊，我作为一名献纳之臣。

“中心思想”就是：丘为，别灰心，你只管努力，上天自有安排！

也许真是这样，进入“体制”后，丘为的官运比许多大诗人强太

多了，一直干到太子右庶子的位子。这是个东宫官属，掌侍从、献纳、启奏等事务，正四品下。如果说东宫也是个小朝廷的话，他就相当于“中书省”的长官，咋也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吧！

按说从副部级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，也算个“老虎”级别的人物了。退休的“老虎”也还是“老虎”，不吆五喝六、前拥后呼抖点“虎威”，哪还有点儿前京官的架势？可人家丘为偏偏说“不”。

丘为的低调简直“令人发指”！具体表现为：县长拎着点儿米面油来慰问，他就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等候，县长坐下他赶紧拜谢；乡村里不入流的小干部站在他家庭院中布置完任务，已经出去了，他才敢坐下；出门路过县政府，从不骑马昂首走过去，每次都是下马步行。

在其位，谋其政；不在其位，不乱插手不乱来。丘为给后来从政者树立了一个标杆。

让我们看一下丘为入选《唐诗三百首》的诗作——《寻隐者不遇》：

绝顶一茅茨，直上三十里。
扣关无僮仆，窥室唯案几。
若非巾柴车，应是钓秋水。
差池不相见，黽勉空仰止。
草色新雨中，松声晚窗里。
及兹契幽绝，自足荡心耳。
虽无宾主意，颇得清净理。
兴尽方下山，何必待之子。

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丘为跋山涉水去寻找高明的隐士，不料却吃了“闭门羹”，他推测隐士不是打柴就是钓鱼去了。四下里一瞧，雨中草色、窗底松声，环境这个美呀，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而是神待的地方。丘为顿有所悟，从内心生出清静无为之理趣：管它见没见到隐士，反正是爽了！万一见了，觉得也不过是俗人一枚呢？

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从容由性，自由洒脱。如果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尊神，那么这尊神就是你对自由的向往。

这首诗的最后两句“兴尽方下山，何必待之子”，用得是东晋“雪夜访戴”的典故。

王徽之居住在会稽郡的山阴，在一个雪夜，心血来潮，他想起了隐居在剡溪的老朋友、艺术家戴逵。

从山阴到剡溪，大约100公里左右，现在开车2个小时就到，可那时候是东晋。经过一夜行船，天刚蒙蒙亮，王徽之终于看到了戴逵在河边的住所。下了船，王徽之来到门前，慢慢抬起手却没有拍下去。他转身上船，顺着原路又回去了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气定神闲地说：“我本是乘兴而去，兴尽了就返回，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？”

丘为这辈子写了多少首诗？没人知道，因为他的《丘为集》已经失传，现存的诗作有十几首，诗风都是清静自然，他也成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一员干将。清代诗论专著《载酒园诗话又编》中评价：读丘为、祖咏诗，如坐春风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除了这首《寻隐者不遇》外，丘为的“招牌”诗作还有《左掖梨花》。

左掖即门下省，唐代的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别设在宫禁（帝后所居之处）的左右两侧。

关于这首诗，还有个故事。有一天，王维、丘为、皇甫冉三人办公累了，就走出办公室溜达。时值初春，门下省院子里的梨花开得正盛。

王维说：“你们哥俩听说了吗？王之涣、王昌龄、高适谁也不服谁，在酒楼打赌论输赢，‘旗亭画壁’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了。今天我们哥仨不妨也来一次‘斗诗’吧，谁输了今天晚上谁请客！”

丘为和皇甫冉连连答应：“同意、同意，输了不请客是小狗！”

王维说：“好吧，那就以梨花为题，每人做一首《左掖梨花》，我先来。”于是，王维张口吟道：

闲洒阶边草，轻随箔外风。
黄莺弄不足，衔入未央宫。
两人鼓掌：“好诗，好诗！”
皇甫冉不甘示弱，也来了一首：巧解迎人笑，偏能乱蝶飞。
春风时入户，几片落朝衣。
“该我了吧。”丘为也接着吟道：冷艳全欺雪，余香乍入衣。
春风且莫定，吹向玉阶飞。

“好一个‘冷艳全欺雪，余香乍入衣。’”丘为刚一吟完，就得到王维和皇甫冉交口地夸赞：“我二人甘拜下风！”

丘为还有一首《题农父庐舍》值得一提：

东风何时至？已绿湖上山。
湖上春既早，田家日不闲。
沟塍流水处，耒耜平芜间。
薄暮饭牛罢，归来还闭关。

这首诗里面那句“东风何时至，已绿湖上山”，一个“绿”字用得恰到好处，如果让文学家品鉴的话，能分析出一篇论文。宋朝大文豪王安石就十分喜欢这句诗，“化用”在自己的诗作《泊船瓜洲》中，成为千古名句——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

当诗人们有的成“仙”，有的成“圣”，有的成“佛”还有的成“鬼”时，丘为始终是一个低调的凡人。

也是，轰轰烈烈固然激荡人心，平平淡淡何尝不是一种温暖。一如丘为，有能力、有人品，宅心仁厚，清静恬淡，人畜无害，得到上苍的怜惜和垂青，也在情理之中。